



楊柳風輕系列

台灣 菁菁

伯爵鴉追情

伯爵鴉追情

菁菁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李 刚

封面设计:符晓笛

杨柳风轻系列
伯爵鸦追情
(台湾)菁菁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-3 000

ISBN 7-5378-1731-0/T·1691 定价:9.80 元

楔子

法国 坎城

坎城影展刚退出不久，沙滩上满是高挑丰盈的各色美女，穿着暴露惹火的比基尼和勾引挑逗的中空装甚至上空装在争奇斗妍，引人遐思。

椰树下正倚靠着一位身材颇长，戴着墨镜的银发男子，他俊朗的外表每每勾得女人魂都散了，大方的粘贴他来。

英国绅士的优雅气度在他身上展露无遗，他扬起令人目眩的灿烂笑容，游刃有余的在众美中享受着爱慕者的咕依软语，以及温玉般的肌肤相触。

在一阵醉香恋红之后，他左右各抱着一位美不可言的尤物走向饭店，准备来个颠情倒欲的三人行，尝尝法国美女的火热风情。

刚走进电梯，一手揉着金发女子的巨乳，一手托着红发女子的后脑勺以尽情吸吮那红艳的性感厚唇时，手上的银鸦手表突然发出只有他本人才感受得到的震动。

“该死！”他低声咒骂着，因为他知道他的假期泡

杨
柳
风
轻
系
列

伯爵鸦追情

汤了。

草草找了个借口把两位美女打发掉，他走到无人的角落里，轻轻按下手表上的按钮。“不管你是哪个混蛋，如果没有好的理由，小心我扭下你的脑袋！”他恶声恶气地对着表而怒斥。

“啧、啧、啧！欲求不满的小子，你想扭下谁的脑袋？”血狐狸光听他一口火药味，就知道自己打断了什么“好事”。

“狐狸？怎么是你？”她不是已经退出反恐怖小组了吗？银发男子心想。

“想你喽！特地打你的‘专线’问候一声。”血狐狸笑得虚伪。

他冷哼了一声说道：“少来了，狐狸老大，这次你又想设计我什么？”她当他是初出茅庐的傻小子吗？

“别说得这么难听嘛。”血狐狸笑得更狂妄。

“废话少说，又有什么事？”套句中国俗谚，她是无事不登“乌鸦”殿。

“哎呀！也没什么大不了的‘小事’，只是想拜托你照顾个‘小’女孩。”

小女孩？他有些不爽了，“喂！老大，你欺人太甚了吧！几时我升格当保姆了我都不知道？”她还真当他闲到打苍蝇过日子呀！银发男子感到大事不妙。

“童军守则都是这么写的，日行一善，你就当做做

善事好了。”免得他纵欲过度肾亏。法国专出浪漫多情又作风开放的知性美女，想他乃一介凡夫肉体，哪禁得起众美女的挑逗勾引，身为他的“前”老大，自然得为他多设想一下。身体要紧呀！血狐狸自认是为了他好。

“善事做太多会上天堂，而本人比较偏爱他的风光。”他生了一张善人脸孔吗？那要不要在背后背个十字架。他没好气的想。

“忘了告诉你一件事，寻既和隐狼都在台湾。”

银发男子闻言立刻有种不支的感受升起。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另一头的血狐狸以不在意的口吻说道：“也没什么，你知道他们的专长是什么吧！”隐狼擅长追踪，而寻既是揭人隐私的高手。

他立刻脸一沉，“你在威胁我吗？”

“你说哪话了，我岂会威胁自个兄弟？只是老伯爵年岁已高，挺想念他那个不孝的长子……”她真的没威胁，她只是强迫。

这叫没威胁？明知道他逃避父亲的“逼迫”，强要他接下应负的伯爵头衔的重担，她还来这一招，根本是卑鄙无耻兼下流！

“你忤样的！血狐狸，我认栽了。”反正早八百年前，他这只小乌鸦就被她那恶狐狸吃得死死的。

伯爵鸦追情

第一章

一架直飞法国的飞机正逐渐升空。一个生得精致如白玉瓷娃娃的中国美女，正失神的望着窗外一朵朵白如棉絮的云。

回想起昔日幼稚情梦，一阵辛酸涌上胸口，她编织了二十几年的痴梦终于破碎。虽然不舍，只得忍痛割舍，但她知道自己没有想像中的坚强，故而强装起欢颜，离开这个令她心碎的地方。也许，在若干年之后，她就会慢慢淡忘这曾经用心付出的痴恋吧！她希望如此。

这时，一方丝帕递至她的眼前。“如此美丽细致的幽谷百合，是谁如此狠心惹得你珠泪暗垂？”

天若雪有些心慌的用指腹抹去眼角泪痕，小声吸了口气，把满腹的苦涩吞回腹中。

“哦！多美的盈盈瞳眸，经过泪水洗净后就如同黑夜中的星子般令人神往呀！”迷恋的赞美声再起。

由于耳边不断传来扰人安宁的声音，她才不耐的侧过头，瞧见邻坐一个红发黑眸、五官深邃的外国男子，正用着迷的目光紧锁住自己。

“抱歉，请让我安静一下，可以吗？”天若雪尽量装出一副冷淡的表情，盼能降低他的热情。

从小到大，她就读的一向是以教育优雅温顺的女子出名的女子学院，所以从未接触过异性追求的她，显得有些手足无措。

在台湾，她是黑道势力最庞大的祈天盟已逝长老的遗孤，在盟内是众人捧在手掌心呵护的天之骄女，如同一朵养在温室里的幽兰般纤细而脆弱。祈天盟内的腥风血雨，一直与她童话般的世界隔离，每一个人都尽其所能的保护娇弱的她，让她的世界如白纸般纯洁干净，如同活在高塔内的长发公主。

但是长发公主最后有王子相伴，而她却只有空虚寂寞的退出自己编织多年的恋情中，默默的献出无奈的祝福。

一夕之间，她被迫成长。

摇摇头，企图把一幕幕让她幻灭的画面摇散，那是她今生最大的恶梦。

“哦！美丽的东方娃娃，你伤了我一颗多情的心。”热情的红发男子，捧着胸口佯装伤心的说。

美丽的？她是美丽的吧！只是她的美丽是虚幻的皮相而已。“对不起，我头真的很痛，请让我独处。”

她的故作冷漠并未打消红发男子的兴致，只当她是真的头痛，连忙唤来空服员。

“先生，有何事需要我为你服务吗？”年轻沉稳的空中少爷，和善的问着。

红发男子怜惜的指指邻座的天若雪。“她头痛，请给她一颗止痛药。”

言之敬看看一脸不耐且略带烦躁的天若雪，知道她无力应付红发男子的猛烈追求方式，所以轻轻的一欠身，随后便端来一杯温水和三粒白色药丸。

原本只是做做样子想吓跑邻座的男子，没想到适得其反。天若雪无奈的盯着手中的温水和药丸，只好勉强当它是日常服用的维他命一口吞服。

服用药片之后，她开始觉得昏昏欲睡，不一会儿，红发男子关心的热情，也随着她的意识沉入无止境的黑暗中。

原来那位年轻沉稳的男性空服员言之敬，是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情报员，因受“某人”所托，暂时“保护”天若雪一路平安到法国。而所谓的止痛药，其实是安眠药和胃乳片，因为天若雪的体质与常人不同，所以他事先准备用的药物以备不时之需，现在果真用上了。

“先生，这位小姐要休息了，你需不需要其他服务？”言之敬不时的打断红发男子。

红发男子因为三番二次的偷香意图都被言之敬破坏，有些气恼在心便随口点了杯琴酒好赶走他。

“先生，你的琴酒。”言之敬眼底有抹不易察觉的促狭，他看着红发男子将酒一口饮尽。

片刻之后，红发男子开始觉得眼皮十分沉重，尽管他极力打起精神，还是难逃睡魔的催促闭上眼睑。

“成功了，血狐狸。”明知血狐狸已退出组织，但是他仍是习惯以此称谓称呼她。

天若雪一觉醒来，感受长途旅行的疲惫一扫而空，舱机里回荡着空中小姐美妙如莺啼的嗓音，提醒旅客机身即将下降并要乘客系好安全带以策安全。

随着一阵细微的轮胎摩擦声，机身稳定的慢慢滑行，直至停止。

天若雪第一次踏上人文气息浓厚的浪漫花都——巴黎，一颗心惶恐不安，眼神不定的看着地面。

“小姐，你在等人吗？”明知故问的言之敬，在她惊惶失措时出现在她面前。

天若雪明显的依赖感，令言之敬有些失笑。枉费她空有一副好面相，却是不折不扣的菟丝花，原先对她的好感不禁打了个折扣。

他是欣赏美丽的女子，但是仅限于大方、开朗，有自主能力的都会女子，不像她，她太柔弱了，仿佛有个风吹草动就能吓得她两脚发软，难怪那只狐狸会“拜托”他来当她的护花使者。

“你是……那位空中少爷？”天若雪对他有点印象，

因为自她一上机他就特别照顾她。

“是的，我叫东尼。”身为联合国的情报员，除了少数的高层人员知道外，他的身分是不外泄的。

“东尼先生……”

闻言，言之敬一挥手阻止，“叫我东尼就好，加个先生显得太隆重了。”好像在称呼某位政要似的，他可担当不起。

“东尼先……东尼，你怎知我在等人？”天若雪自以为掩饰的很好。

看她一下子左顾右盼，一下子失望的低头细数脚上鞋子的花纹，还有谁会看不出，至少他还不至于痴呆到如此地步，“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所以我看人特准的。”

“喔！”他说的是情报员的工作，天若雪却将此听成是空服员常年服侍人的经验谈。

“别喔了，红发苍蝇又黏上来了。”言之敬眼尾一扫，便瞧见那个自以为多情的红发男子。

“谁？”天若云一时没想到，顺着他的视线，“哦！怎么又是他？”当下她开始寻找可藏身的地方。

言之敬好笑地指指柱子后，暗示她躲在那里，再以他的身体当屏障，并替她挡住红发男子的视线。

红发男子被一位美丽的空中小姐唤醒后，第一念头便是想向邻座的天若雪献殷情，谁知佳人芳踪已无，

伯爵鸦追情

他赶紧三步并作两步的下机，寻找她的身影。

在追寻不着之际，他下意识的往左一瞄，正好看见那位在机上老是坏他好事的空服员，当下便厌恶的想别过头，但蓦然间他发现在那空服员的身后有一道畏缩的人影，便想也不想的迈步前进。

此时正有一位银发的俊逸男子，手拿一张巴掌大的传真相片，在人群中梭巡着相片中人。他就是反恐怖组织之一的伯爵鸦——英国子爵伊恩盖斯普三世。

“该死的狐狸，没事尽找我的麻烦，简宜是存心想看我出糗。”对伊恩来说，十来岁的小女孩是最难缠的了。

他再一次低下头，看看手中相片上那带着稚嫩怯意的小女孩，觉得胸口好像有种怜惜感溢出，但不到三秒钟他便挥去这种感受，心想谁晓得她是否像相片中所表现的一般天真！

和三个行事作风不像女人的美女相处多年，早就练就他不以外表来评断女人内在的功力，尤其是当他想起自己一再被女人耍弄在手掌心的“屈辱”。

而那三个令他生畏的女子就是他的伙伴蓝蛇、寻氓及前任老大血狐狸。

“人都快走光了，那小东西怎么还不出现？果然是人小性刁专门来磨练我的耐性！”伊恩无意识的叨念着。

他嘴巴虽是这么讲着，可是心底倒是满着急的，万一那小女孩在观光客特多的巴黎失了踪，就算血狐狸不扒了他的皮，他也会内疚得想一头撞死。

伊恩眼睛不住的打量所有进出机场的男女，尤其注意黄皮肤黑头发的东方小女孩。

由于他的外表俊秀不羁，再加上一头银色动人的长发，每每吸引各国开放热情的美女，想藉机与他亲近。

“我是丁达，这是我的住址和电话，有没有空上我那里喝咖啡。”丁达明显的挑逗眼神，直往他身上去。

“我是贝蒂亚，喝两杯好吗？你一定会喜欢法国醇酒的美味。”贝蒂亚意有所指的用丰胸擦过他裸露的手臂。

“最难消受美人恩！”是伊恩此刻的写照。若在平时，他一定毫不客气的拥着两位丰胸、柳腰的美女，一起徜徉在情欲至上的感官世界里。只是时不我予，他只有用着客套而惋惜的口吻说道：“错过两位美女的热情，真是我一生最大的损失。只可惜……”

丁达的手指在他左胸画着圈圈。“那就别让它有所损失，想想下一秒钟的激情之旅吧！”

不落人后的贝蒂亚也娇声在他耳后呼气。“有我们姊妹服侍你，天大的事也该搁在一旁。”

两位美女一左一右地挑逗着伊恩，意图将他拐上

伯爵鸦追情

床，好享受一整晚的鱼水之欢。只可惜伊恩的定力强，丝毫不为所动的避开那四条蛇似的玉手在他身上游走。

他不是圣人，但也不是下流痞子，在运行“任务”时，他可是六亲不认的不动明王，不受外界诱惑而动摇。何况美人他见多了，早就有免疫力了，不会像十六、七岁的冲动少年，动不动就火气大、喷鼻血，不过在他有生以来的记忆中，也没有所谓的童年或青少年时期。

从小，他就必须接受十分严格的训练，以便继承父亲的爵位，若不是在海南服役时的第一年碰上联合国招募情报人员，他可能就没机会碰上四个患难与共的好朋友，并籍机逃离爵位的继承。

“我也很想不顾一切的纵情美人窝，可是……唉！父亲这个角色可不好当。”伊恩一副很可惜的摇摇头。

“父亲？”两女闻言诧异的张大眼睛。

“我老婆是妇女道德委员会的会长，她正在会场等我接女儿去陪她参加一场道德演讲会。”

“你有老婆？”这让她们开始有一点收敛。

伊恩自顾自的往下说：“你们有空也可以去听听，属性是讲述婚前性行为的坏处以及不贞妇女的……喂！你们别走嘛！咱们再聊聊……”

看她们匆忙离去的背影，伊恩是闷笑在心底。像这种走在流行尖端的时髦女性，最恨道德规范的教条，

尤其是禁欲弃性这一点。

“好可惜哦！”他口中说可惜，心中可乐得很。

惨了！这班飞机的人差不多走光了，这下子要是把人搞去，就算他有十个乌鸦头也不够一只狐狸啃。浪费太多时间在女人堆里周旋，让他忘了最要紧的“大事”，他深深明白要是找不到人，他乌鸦的黑羽毛一定会被“洗”成鸽子的白羽毛。

他脸一抹、神色一整，再度焦虑的在人群中找寻那个东方小女孩。

*

*

*

“哎哟！”

天若雪忙着摆脱红发男子的纠缠，一不小心撞上了一堵结实的肉墙，纤弱的禁不起风吹的单薄身子，立即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往后倒。她惊慌的双眼紧闭，牙关咬得快沁血丝，心想这下非跌成内伤不可，可是等了好久，她才听到男子浑厚的取笑声在她头顶响起。

“小姐，是你自己投怀送抱，怎么一副被强暴的受虐者姿态？”伊恩好笑的看着眼前被黑发覆盖半边脸的女子。

从他手臂中的重量可知她轻得令人心疼，他手指正盈握着她几近无肉的柳腰。通常这种容易折断的腰肢是最引不起他遐思的。可是怪就怪在他居然舍不得

伯爵骑追情

放手，一种想养胖她当宠物的念头油然而生。

睁开眼，天若雪立即羞红了颊，她不好意思的离开他的怀抱，“对……对不起，我不是……不是有意的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的怀抱永远为美人儿而开。”哗！正点的东方美人，只是……有点眼熟，真的很眼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。对于美女，他一向有超强的记忆力，怎么这时会得了失忆症？

喂？该不会又是一个热情的追求者？天若雪看看后头快逼近的红发男子，再看看眼前救她免于出丑的“恩人”，他刚才那强而有力的一抱，令她有种莫名的安全感。

当下，她决定的道：“先生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？”她紧捉着他的手臂，生怕一放手他就消失了。

“什么事？”对于一个犹如水晶雕刻出来的美女，他不由得放柔声调。

“就是……”天若雪还来不及开口，红发男子已来到眼前，他伸手就想拉住天若雪的皓腕。

伊恩不着痕迹的将她搂入怀中，以避开红发男子突至的魔掌，由天若雪脸上不堪其扰的表情，他心下有了个谱，她大概是要他帮这个忙吧！

眼前这个红发男子是长得还不错，就是轻浮了点，长相也比自己逊色多了。伊恩不谦虚的在心底自捧。

“宝贝，对不起。因为车子出了点问题，所以没准时到机场来接你，可千万别生我的气。”

天若雪被伊恩热络的态度吓到，连耳根都红得不敢抬头见人，嗫嚅的只吐出一句，“我……我没……没有。”一时之间，她忘了他是陌生人，自然的像个小情人般回答他。

“还说没有，看你气得脸都红了！”伊恩从没看过有人可以脸红成这样，突然兴起逗弄她的念头，顺便作作戏给“外人”看。

“我……没有。”好羞哦！他……他怎么靠得这么近，她觉得自己的两颊快着火了。

“瞧你一直不肯抬头，一定是在气我不体贴、不浪漫，放你一个人独自坐飞机来来去去。”伊恩欺负她单纯。

“不……不是的。”这个男人好……好坏哦！为什么要故意捉弄她？

以前在盟内，除了秋姊姊之外，清一色都是男子，但每个人见到她都会摆出一张和善的笑脸向她问好，没人家他那么……那么爱戏弄人。

她有一点不习惯身边这个带着古龙水味的男性胸膛，以往她接触的大多是满身汗臭味的弟兄。而他身上的男人味，总是令她有种难抑的情绪起伏，只是

……